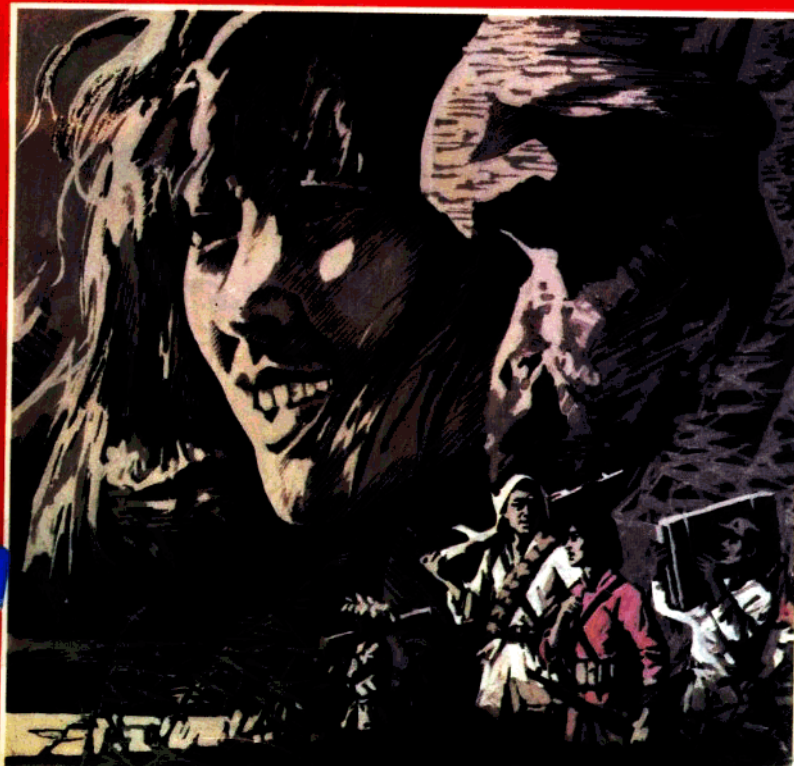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启蒙读本

新儿女英雄传

精彩故事

原著 袁静 孔厥
改编 袁静



河北少年儿童

新儿女英雄传精彩故事

原著 袁静 孔厥

改编 袁静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儿女英雄传精彩故事

原著 袁 静 孔 厥 改编 袁 静

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9.125 印张 18 万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7.90 元

ISBN 7-5376-1417-2/I·58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我厂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袁 静

《新儿女英雄传》是以河北省白洋淀为背景，根据淀边安新县许多干部的英雄事迹编写出来的。《新儿女英雄传精彩故事》是为了向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原著改编的。小同志们，别以为写小说是作者拍拍脑瓜，胡编乱造的。不，我敢向你们保证，小说的主要情节符合历史的真实，那些生动的细节也来自于被采访人的亲身经历。例如：书中的主人公牛大水被鬼子汉奸折腾得死去活来，那就是安新县县委书记张复生的亲身经历；女主人公杨小梅在白洋淀冰上睡觉得了关节

炎,到现在仍行走不便。

他们过去都是平凡的农民,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从抗日战争中学会打仗,从工作中增长才干,从艰苦生活中锻炼革命毅力和勇气,最后成为顶天立地、保卫祖国的英雄好汉。

此书,1949年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一个多月,一时很轰动。单行本销售数百万册。这本书有俄文、英文、印度文、孟加拉文、德文、波兰文等版本,并在美国出版,在加拿大英文杂志《中国文学》上连载,后在该国出单行本。

亲爱的小朋友们,许多孩子爱听故事,特别爱听打仗的故事;也有的孩子不好好学习,光讲究吃喝玩乐,大人一提过去的历史就不愿意听:“不听这些老故事,这些故事都过去了,不会再来了!”不,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欺负人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他们是不会忘记中国这块大肥肉的。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牢牢记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从小立志爱祖国,不要天天想着:我长大了要喝什么什么露!一二十年后,希望你们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起码也希望你们成为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劳动者!

1996年3月21日

目 录

兵慌马乱	(1)
赤手空拳打江山	(11)
鲜花插进牛屎堆	(19)
磨炼	(28)
从打仗学会打仗	(39)
秘密钓鱼	(57)
新女婿	(63)
水上英雄打猴	(70)
邪魔歪道	(80)
一条金链子	(92)
风雨瘟神庙	(103)
喜相逢	(116)
“聋”大伯智斗鬼子兵	(124)

生死关头·····	(137)
烧岗楼·····	(151)
机灵的女侦察员·····	(159)
最后一滴血·····	(170)
探虎穴·····	(181)
警告·····	(193)
巧扮新娘子·····	(200)
爱和仇·····	(209)
没鼻子的狗上天·····	(220)
鱼儿漏网了·····	(229)
冤家路窄·····	(237)
大反攻·····	(249)
难中难的会见·····	(265)

兵慌马乱

河北省有个白洋淀，方圆百十里地，连着安新、文安等县，地方可大哩。一到夏天，苇子长起来了，里面沟沟汊汊，曲曲弯弯，要没本地人领着，迷了路，转一天也转悠不出来。淀里的荷花开了，清香扑鼻；水禽水产，十分丰富，真是个美丽而富饶的好地方。

可是，在解放前，好地方的老百姓可过不上好日子。地主、国民党官老爷宰人，心黑手毒。租子重，捐税多，整治得老百姓死不死，活不活。就拿淀边申家庄的小伙子牛大水来说吧，娘死那年，指着五亩苇子地作抵押，跟地主申耀宗借了六十元

现大洋，年年连利钱都还不清，日子真难过啊！老爹总想给大水娶房媳妇，大水说：“咱们穷得丁丁当当的，使啥娶啊？”老爹说：“不行，再跟申耀宗借点钱吧！”大水一听就急了：“再借，这可怜巴巴的五亩地就得改名换姓啦！”这小伙子宽肩膀，粗胳膊，最能干活儿，总想熬星星，熬月亮，熬个不短人，不欠人，松松心儿再娶媳妇。

这一年，正赶上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鬼子炮轰我芦沟桥冬冬响，在白洋淀堤上听得真真的。国民党军队不好好打仗，敌人一来，丢下工事，哗地退下来。不久，保定失守了。日本飞机天天来县城转，在城里扔了几个“蛋”，大官们携金带银，小官们拔锅卷席，都跑光了。

逃难的下来了，流着泪，纷纷乱乱地走过。大水爷儿三个还在种麦子呢。这麦地是租来的。他们没有牲口，只好弟兄俩在前面拉着，老爹在后面掌耒。兄弟年纪小，那么重的耒全靠大水拉。大水这壮小伙子，可真像条牛似地，拉得起劲儿。逃难的人们瞧着，叹气说：“唉，这是什么时候呀，你们还种麦子，估摸能吃上啊？”大水心里也慌了。他站住脚，直起腰来，对老爹说：“真是，种也白种，要不跑，怎么也是个死！”老爹瞪着他说：“跑哪儿去？快拉你的耒吧！死了倒好，死不了总得过呀！”

以后，逃难的越来越多，大水的表哥家里也逃来了亲戚，是表嫂的娘和妹子。他们家离保定不远，逃到这

儿已经上灯了。

表嫂的娘坐在炕上，拍着腿说：“可活不了啦！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败兵、土匪折腾来，折腾去……咱娘俩可怎么躲过这个灾呀！你妹子也大了，要早早寻个主，我也少操些心，眼下孤儿寡妇的，真叫人遭难啊！”说说她就哭了。

过了几天，表嫂杨小菊到大水家来，想把妹子杨小梅说给牛大水。大水爹一听，笑得满脸皱纹，嘴都合不拢了，说：“太好啦！我们家光景不强，只看你娘愿意不愿意啦。”牛大水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这年头，还娶媳妇！”心里可是滚上滚下的了。以前杨小梅常来姐姐家住，两个孩子从小在一块儿玩耍，大水有点好吃的给小梅留着，小梅有点好吃的给大水留着，他俩感情特别好。后来慢慢长大了，也懂事了，就不敢在一块儿黏糊了。可是，大水拿着活计央表嫂做，小梅总是不言不语地悄悄做了。小梅模样儿长得俊，心眼儿又好，这会儿大水心里想：“小梅真不错！要是娶她做媳妇，我这一辈子可就心满意足啦。”

表嫂知道大水心里愿意，跟他爹说了几句话，就回去和娘商量。小梅正坐在炕头上做活儿。她今年十九岁了，虽然个子不大，可是长得很结实，平常挑起整桶的水来，走得飞快。她娘是个老派人，还叫她留着一条粗辫子，额上梳着刘海儿。这当儿，她一对大眼睛抬起来，

看见姐姐对她笑着，低声儿和娘说话，知道是在谈她的亲事呢，就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儿，低下头，假装做针线活儿，眼不看，嘴不说，耳朵可支棱棱地听着哩。她心里盘算：“大水可真不错呀！好小伙子，老实巴交的，挺和善。能找这么个知疼着热的庄稼人，我这一辈子也就称心如意啦。”谁想她娘千不嫌，万不嫌，就嫌大水家里穷，一时拿不定主意，说：“这门亲事，慢慢儿再商量吧。”

牛大水的表哥，早就不在家里了。本来他是个铁匠，暗里参加了共产党，就开个饭铺儿，搞交通，还掩护革命同志来往活动；后来局子里“剿共”，到处抓人，他在家里站不住脚，就出外去了。表嫂成年价织席编篓，养活一家人。她娘看她挺困难，住了几天，就带着小梅到姥姥家去了。小梅的姥姥家也不远，在白洋淀里大杨庄。这亲事可就不冷不热地搁下了。

秋后，土匪闹大了。这一带好些村子都有了土匪，各自安了番号。申家庄有个小土匪，名叫李六子。李六子有一枝枪，五个人。他把村长申耀宗叫去，说：“怎么着？旁的村都安上国号啦，咱村不成立一拨人，人家来吃咱们我可不管哪！”申耀宗瞧他邪得厉害，自己手下的保卫团又都跑光了，心里有些怕，就依从了。

当天下午，他们在家庙院子里召集人们讲话。大水爷儿俩也去了。瞧见李六子提个搂子（手枪名），登上台

阶说：“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念叨念叨，眼下哪儿都成立锅伙（用大锅合伙吃饭），各村保护各村。咱村也得成立一班人，就吃这个村。这年头，可不分你的我的啦，谁愿意来就来，这就叫‘共点’（“共产”二字的误说）！”说着他走下来，掏出一盒大英牌烟卷儿，嚷着：“咱们共了吧！”就把烟卷儿分了分。当下在家庙院子里安上一口大锅，屋子里盘上一条大炕，申家班就算成立了。

大水他爹看了很生气，把脖子一扭，拉着大水就走；一边走一边说：“这些人尽是瞎折腾，咱们快家去干活儿！”一到家，可就有个叫小小子的来找大水，商量入伙。牛大水老老实实说：“不行，咱们辈辈没出过这号人，叫人说邪气！”小小子一个人去了。

这时候，西面铁路线上，日本鬼子往南进攻，顾不上侵略农村，这儿还能透一口气。大水回家就去割苇子了。爷儿三个上了小四舱，十二岁的牛小水很灵巧地打起棹（就是桨），船儿出去半里远。来到白洋淀的苇塘里啦，两张磨亮的镰子就浸到碧清的水里割起来。也不看天上雁儿飞，也不听水鸭水鸡儿叫，大水心里结记着杨小梅，她也在淀里呀，亲事怎样了？谁知道小梅拗不过娘，娘嫌贫爱富，把她许给别人了！已经定了亲。男人名叫张金龙，住在何庄，离大水家不远。大水可不知道啊。日头将没不没的时候，水面一片红光，耀眼睛。他们的船儿载着苇子，又重、又慢，弟兄俩吃力地打着棹，

回到堤边来。把苇子全背上岸，天早黑了，月儿已经一树高。

就在这几天，何庄也成立了何庄班，架势可大多啦。领头的何世雄，是个国民党员，在中央军队伍里当过参谋长，家有好地五十顷，枪多人也多。跟小梅定亲的那个张金龙，原是何世雄家护院的，也参加了何庄班，还当了个小头儿。另外，有些散兵，有些警察，也参加了。李六子和附近的土匪们，怕吃不住劲，都投奔过去了。何庄班这就更霸道、更吃开了。天天向各村要东西：要面八百斤，要肉八百斤，要油要醋……要什么都是八百斤。老百姓说：“八百斤，八百斤，剥了皮，抽了筋！”他们还要钱，按花户，百儿八十地摊。大水家刚把苇子给申耀宗打了利，剩下的只得交款。

大水家交款的第二天，那张金龙骑着大骡子，挎着盒子枪，跑到申家庄来招人。他瞧见牛大水背个粪筐拾粪呢，就勒住了缰绳，歪着头，露出一颗金牙，笑着说：“嘻，傻小子！弄那干吗？跟我去吃白面卷子炖猪肉吧。”大水可认得他，急得光脑瓜儿直冒汗，说：“咱，咱不行，咱没那号本事！”张金龙睁大了眼：“什么？‘没本事’！猪肉白面你不会吃？”大水低下头，随手铲起一块粪，扔到粪筐里，说：“邪魔歪道弄来的东西，咱不希罕！”一面走开去。张金龙满脸的瞧不起，拿眼斜他，说：“嘿，娘老子没把你造好！你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啦！”就踢踢骡子，

虚打一鞭，跑了。

十月，吕正操将军的队伍上来了，在南边，离这儿一站路。大水家邻舍有个李二叔，赶高阳集卖布回来，说：“红军来啦！”这老头儿得意地讲：红军跟这些吃喝队可不一样，穿的粗布，吃的小米；打日本，爱百姓，把那一带土匪收的收，剿的剿了。他翘着大拇指，说：“这才是正式军头呢！要想打日本，参加这个去。入了吃喝队，可就成了邪派啦。”同样的消息到处传，马上有好些小伙子，奔高阳投军去了。何庄班怕红军剿他们，就摇身一变，变成自卫团。有个中央军的连长，外号郭三麻子，也是个国民党员，从铁路上逃下来，在这儿混，何世雄封了他个副团长。他两个互相利用，在这一带当起土皇上来了。

这时候，牛大水可还在巴巴地等着结亲呢。表嫂不好意思跟他们说实话，日子长了，大水也估摸着没指望了。家里又是出项多，进项少，怎么也熬不出头，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常揭不开锅。大水觉得很不顺心，气闷闷地对爹说：“这年头真够瞧！嘴又不能挂起来，还不抵我去当兵呢！”老爹说：“你也入了邪？快安分守己，巴结着好好干，赶明儿娶了媳妇……”大水不耐烦地说：“别提了！一辈子不剃头，也不过是个连毛僧。我还不如去当兵哩！”老爹气得拿烟袋锅子敲他的脑袋说：“你这

个小兔崽子！不让你当兵，你偏说，你偏说！”大水撅着嘴，闷着头儿睡觉了。

想不到——表哥回来了。

表哥姓蔡，人都叫他蔡铁匠，也叫他黑老蔡。多时不见，大水看他还是那样粗壮，那样棒，脸儿黑不溜、笑咪咪、连鬓胡子毛茬茬的。他衣裳很破，精神很好，亲热地和大水说话。街坊邻舍，亲戚朋友，听说他回来了，也都来看望。黑老蔡是个有名的正直人，谁都爱和他见个面，说个话儿；两间小屋里就挤得满满的啦。

这会儿“国共合作”，世事变了，黑老蔡也不再躲躲藏藏的了。他把战争的消息报告给大家，还说了许多救国的大道理，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啦，什么“全国人民总动员”啦，还说要“改善人民生活”……嘿！一套一套的，都是没听过的新鲜话儿呀，人们听得怪起劲儿。

后来人散了，大水还坐在那儿没走。表哥烁亮的眼睛望着他，忽然说：“大水，我问你，你愿意当亡国奴吗？”大水说：“谁愿意呀！当亡国奴不好受，你不是说了吗！”表哥走到他身边，低声说：“好，不愿意当亡国奴，就跟我干！咱们成立自卫队，日本鬼子来了，就跟他打！”大水刚才听黑老蔡说了半天，可还有些不相信，说：“咱们赤手空拳，打得过人家？”表哥笑着说：“不怕鬼子千千万，就怕百姓起来慢。只要老百姓起来了，没个打不赢！”

武器也不用愁，咱们有的是，你明儿就帮我去弄回来，行不行？”大水一时有些慌乱，吞吞吐吐地说：“行倒行……就是明天我地里有点活儿……”表哥笑了一笑，说：“不用怕！我跟你一块儿去。咱哥俩走一遭，谁也不注意，保险没事儿。”大水迟疑了一会儿，说：“要去得和我爹说说。”表哥摇摇头，拍着他的肩膀：“老弟，别跟他说！说了去不成，还怕坏了事儿。”就凑到大水耳朵边，低声教给他一个办法。大水听了，想了想，笑起来说：“这倒行喽，就这么着吧。”黑老蔡又鼓励了他几句，大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表兄弟俩挑着两担鱼篓子，一前一后地走。人们问：“哪儿去呀？”黑老蔡随口答：“倒个小买卖——趸（dǔn）点鱼去。”两个人出了村，沿堤走了一阵，表哥就领着他往西奔。傍黑，他俩过了湓河，到了河西村。走到一家人家，一个老婆婆开了门。表哥说：“我们来拿东西了。”那白头发的老婆婆掌着灯，引他们进了一间草棚子。扒开柴禾垛，露出两个麻袋，打开来，里面全是手榴弹，大大小小，足有二三百颗，装了满满四篓子，用荷叶盖严。他们喝了些水，吃了些饽饽，表哥和老婆婆低低说了一阵话，两个人就挑上担子，连夜往回赶。

路上，大水悄悄问表哥：“这么些炸弹，都是谁给的？”表哥笑着说：“谁也没给。这是手榴弹，都是我们拾来的。中央军撒丫子跑了，这一带丢下的武器可多呢。我们一

伙人还拾了好些个大枪手枪，都交给吕司令了。咱们凭这些手榴弹，就要打江山！嘿，你瞧着吧！”

两个人回到村里，已经鸡叫三遍了。刘双喜正在学堂等他们，学堂在事变以后早就没人了。双喜是个织布工人，捎带种着巴掌大一块儿地。这人瘦瘦的，很机灵，独个儿在教室里已经挖好两个坑。三个人悄悄把手榴弹藏好，才回去睡觉。